

病灶所構築的妳

春季，陽光明媚、萬物復甦的時節。樹影扶疏間，烏黑色的身子拱著背上的肉胎，纖細的雙腳緊緊扒住鳥巢邊緣，翅膀搭配腰部發力後往外一頂，知更幼鳥跌出巢外。視角切換，一灘嫩肉混雜著鮮血，牠還想掙扎幾下，卻沒了動靜。生命的逝去往往悄然無聲，比如教室天花板上的死老鼠，正開始腐爛、發臭、內臟自溶。

講台旁，妳挺著渾圓的肚子，金屬鏡框內住了雙上三白的眼睛，淚溝尾巴藏有一點淺淺的痣。在稱謂上，有人叫妳董老師、董小姐，沒禮貌的人叫妳欸！妳反而最喜歡後者，因為極度厭惡自身的姓，和父母給起的名。

「這叫做巢寄生，把知更鳥推出巢外的是杜鵑，你們常聽見的鳩佔鵲巢就是這樣來的。」待產前的最後一堂課，夕陽斜曬著布幕，吃掉了投影機本就不足的解析度。妳摸了摸窗上映出的自己，玻璃和乾涸的靈魂一樣好硬、好冰。

「媽剛打來問弟弟好不好。」步出教室後妳接起手機，被拖洗過的走廊有股細細的漂白水味，電話那頭傳來平板而低沉的聲音。老女人自從知道妳懷孕後，每一次見面都叫妳弟弟，弟弟最乖了、弟弟長得一定像爹地。即便當時根本沒人知曉腹中胎兒是男是女，且妳也不叫弟弟。

這樣的焦慮反覆折磨著妳，直到從超音波圖上看見了神蹟似的凸起：「這個是男性生殖器。」醫生對妳說。壓力像腸內深處囤積已久的糞便宣洩而出，或是水壩潰堤，嘩啦啦鬆了口大氣。

＊

那時懷胎三個多月，剛開始頻尿孕吐。妳厭惡踏進那個排斥妳的家，咣噹——咣噹——鑰匙的每下轉動都讓妳胸悶心悸。廊道旁的鞋盒堆如違建般壘起，下方被壓得喘不過氣而凹陷變形，露出裏頭脆化的防潮紙，如同生鏽的鐵片般，無聲割裂著妳。窒息感油然而生，妳感到難以名狀的抑鬱。

鈍鏽的刀重重劈在木頭粘板上，發出棺材與鐵釘撞擊的響聲；室內黃燈散發出一股耗味，大面積灼燒著光下的妳。老女人不注重養身，在菜裡加入大把大把的鹽和味精，她最愛加紹興酒，能增香去腥，她不幫妳夾菜，但幫妳孩子夾，烤烏魚子上插著剔透的蘋果薄片，妳最討厭蘋果味。

妳開始反胃，董太太讓妳不要去想、別去聽，安靜吃飯就行。

「什麼時候可以知道男女？」老女人出聲打破了微妙的靜謐，但她不是問妳，也不看妳。妳的丈夫聳肩搖頭，接著像京戲裡的老先生一樣用筷子把稀飯撥進嘴裡，配上坐在他右側，也就是妳小姑剛夾給他的那塊魚，肉質白細，刺被挑的乾乾淨淨。

飯後，廚房內老女人的身影已佔據過半流理臺。妳稍稍挽起袖管，但不挽太高，先在蓬鬆的黃色海綿上擠點洗碗精，揉出輕盈而細的泡沫，水花依舊濺濕了妳的袖子，血糖上升讓妳有了睡意：「我沒讓 Mike 洗過一塊碗。」這次她對著妳說。

妳頓了下，不大確定這句話背後的意含，只覺得悶，悶的心裡發慌。

槽前有三個女人，幸好董太太不占位，否則實在過於擁擠。

得知懷孕後，妳第一次回到這個家時，她便開口弟弟、閉口也弟弟。妳感覺自己像條寄生蟲，宿主棲息在妳的肚裡：「如果是妹妹不好嗎？」臨走前妳這麼說，如今已沒了那種勇氣。她粗紅著脖子：「可以再生。」當時她沒說誰能再生？跟誰生？但妳深知兩者都不是妳。有時妳甚至懷疑，她是否和妳一樣身為女性。

妳保持緘默洗完剩下的碗，再擺進烘碗機，接著想走人，一刻都不想停留。男人站在陽台外說他抽完嘴上那根菸就走：「孕婦聞到尼古丁不好。」讓妳自己先下去。妳走出大廳，對管理員點頭招呼，華廈的樓層不高，還能清楚看見陽台上他瘦長的身影，正從嘴裡噴出長長一口氣。

菸熄了，點上新的。

接下來的兩週妳開始焦慮失眠，凌晨的街道好安靜，能聽見時鐘滴答滴答的告訴妳，還沒睡去。夜裡的妳經常盜汗，汗液濡濕了頭髮和被褥，於是妳起身將冷氣溫度調的更低，換上潔白平整的枕套，還附著衣櫃裡香氛袋的氣味。早晨醒來，REM 是快速動眼期，智能手錶顯示妳的睡眠時數過少，妳獨自出門，搭上和往常同樣一班捷運，也在同一個站點下車。

有時董太太會陪妳通勤。看著與妳對坐正處學生時代熱戀期的情侶，這個男生偎在她胸口上、那個女生枕在他懷裡：「其實有時我也想被愛。」妳對董太太說，她沒有回應。捷運開的好快，載著成群的沙丁魚擠進都市熱島，在地底彎曲繞行。

上課時妳點人起來唸課文，讓自己得以稍作休息：「人類有二十三對染色體。」台下學生大聲複誦，有人用螢光筆塗亮這句、有人正在轉筆，也有人自始自終都趴著，臉頰在綠色墊板上留下薄薄一層油印。

唐氏症是第二十一對染色體出了問題，醫生說十六週時可以做羊膜穿刺，並告知出錯的機率很小，請別擔心。老女人拒絕妳做：「我們家的基因絕不會有問題。」有問題的人是妳，妳很想替她補上後面這句。

課後妳來不及簽學生們遞上的銷過表（一支警告得集滿完整一週，共四十堂課的老師簽名）就奔出教室，躲進殘障廁所乾嘔個不停，活像一隻反芻的鳥，能吐出還在蠕動的蛆：「是孕吐還是壓力？」鏡子裡的董太太問，這次輪到妳不予以回應。每當妳相信自己撐不下去時，董太太總會出現，她有著比妳突出的顴骨，和垂墜感更重的臉部肌膚，不禁讓妳聯想起形同瘋婦的母親，大家也叫她董太太。

下班後妳回到家，試圖用從前的方法來舒緩身體的不適。董太太輕撫妳的手臂和脹大的肚皮說：「產檢時醫生需要妳的尿液。」她小聲對妳耳語。於是妳把黑色塑膠袋塞入抽屜最底部，再用化妝品空盒擋起，躺回床上讓自己陷進枕頭和墊子。聽見分離式冷氣機殼的嘎嘎聲、風扇在轉到一定角度時發出煩人的噪音，

妳開始回想是什麼時候學會自己排解焦慮與不安。意識漸漸回到童年，讓妳遺忘肉體在何時睡去。

學齡前這個世界只有爸爸、媽媽，和名為家的公寓。妳能記得，ㄅ是布洛芬而ㄆ是安非他命，妳認為大家的注音練習都是長這樣子。起初妳還以為，爸爸姓董、媽媽姓董、妳也姓董，於是當離開家後初次遇見不同姓氏的人，妳久久不能自己的嚎啕大哭，像嬰兒呱呱墜地。

爸爸教妳如何握筆寫字，筆畫順序能影響一個字的架構和美醜，妳一撇一捺，開始練習自己的姓名。媽媽會將飯菜吹涼後才放入妳的嘴裡，妳也用筷子插起燉白蘿蔔和玉米，學她吹氣，當下妳只覺得這樣做可以讓食物變得美味，便不斷吹氣，吹的滿臉通紅。

妳還能記得，爸爸怎麼讓妳背起來ㄆ，不捲舌的ㄆ。

洗髮精有股淡淡的青蘋果味，爸爸用指腹揉捏著妳的頭皮，再從髮根順到髮尾，你們倆都裸著身軀，爸爸的胸部和肚臍垂了下來，視線往下移卻又是別然抖擻的風景。妳可以感受到他漸漸的不耐煩，手指游移的越來越粗魯用力，他用水柱沖洗妳頭上的泡沫，卻又擠了坨洗髮精，往妳身下抹去。

「那裡沒有頭髮。」妳笑著說，覺得此刻自己無比聰明。

接著爸爸長滿毛髮的身體壓住了妳，妳發現無法抵抗後開始尖叫掙扎，像突然被漁夫捕撈起的鹹水魚，試圖逃離甲板。丟在地板上的蓮蓬頭開始抖動並胡亂地灑水，水珠噴進眼裡讓妳看不清眼前發生了什麼事。有東西想鑽入妳的身體，爸爸卻不幫妳，接著妳開始覺得痛、好痛。至此妳的私密處也有了青蘋果的味道，很淡很淡，淡的讓妳從此覺得噁心。

原來這就是做愛。

之後妳開始討厭洗澡、討厭清洗身體、討厭自己。每次結束侵犯後，妳在狼藉的地上啜泣，像被抽光了絲的蜘蛛，能感受到體內的紅腫破皮，引來紅火蟻嘍嘍著那尚未發育完全的性器，妳跟媽媽說痛，真的好痛。

媽媽躲在浴室外時不幫妳，但這時候幫妳。

媽媽說妳過敏了，不乖的孩子才會這樣，現在需要打針，病才會好。她在玻璃針筒裡倒入白粉，接著加入與妳同名的液體，叫做「美娜水」，妳湊近細看，上面真的寫著大大的過敏兩字。媽媽說每個小孩都有專屬的過敏藥，一直到離開他們後妳才發現，美娜水是市面上一種很普遍的過敏藥，能在藥局購買。粉狀的海洛因沒辦法直接打進血管，所以才需要液體溶解，美娜水並不專屬於妳董美娜一人。

打針不像蚊子叮，打針就是打針。妳看著手臂上留下來小小的針孔，想到了眼下的痣，接著妳開始發暈，眼皮逐漸變得沉重，不知不覺地睡去。媽媽沒有騙妳，病好了，妳卻慢慢對過敏上癮，董太太也開始出現在妳的生命裡。

妳對董太太最初的記憶有些模糊，她和現在長得不太一樣，身高與妳平行。她的外貌和媽媽過分地相似，所以妳才叫她董太太：「喂，我是董太太。」媽媽電話開頭都這樣稱呼自己，但董太太不像媽媽，媽媽會歇斯底里地罵妳、吼妳，甚至打妳。當妳獨自一人在家時，董太太陪妳一起偷看電視卡通，妳覺得自己是凡爾賽玫瑰裡的奧斯卡，等待著安德烈來拯救妳。妳天真地想著長大後就會長出金頭髮，和一雙大大的藍眼睛；妳們也曾從被釘死的木板縫隙看向窗外，晴天時陽光普照，幸運點能看見綠豆大的飛機，和蚊子差不多的大小，竟仍容納上百個妳。

這個世界明明很大，妳卻覺得好窄，窄得容不下妳。

董太太在妳即將成年時告訴妳，妳需要一份穩定的收入，和足以掩人耳目的工作。妳開始苦讀，倘若不是欠缺栽培，妳認為自己能做出一番大事業。考上老

師後她還告訴妳，最好找一個男人結婚，這樣能讓大家更不懷疑妳，妳也幸運的遇見了一個妳不大在意他，他也不那麼重視妳的男人。

妳醒來，分不清楚剛才是睡前的回顧還是夢境，那時的妳肚子還不大，像一座小巧精緻的丘陵。

＊

準備入院待產的妳開始整理行李，和董太太一起。放入手機充電線和口罩，接著是擠乳器跟妳的夜間保養品；董太太把束腹帶和產褥墊放進夾層，免洗內褲和濕紙巾放一起。行李箱塞進換洗衣物後顯得飽滿壅塞，妳確認肩背包裡的平板電腦和證件後拿出手機並打開通訊軟體：「我們在醫院會合。」按下傳送鍵後接著出門。

辦理完程序後妳來到病房，感到疲憊，對這座充滿苦痛的地獄，護士讓妳盡量別下床，後來妳的先生和小姑進來，董太太躲進廁所，妳也想要。他們一男一女、一前一後，五官和穿著有些相近，一樣的品牌、一樣的秋季系列。妳先生首先用手掌觸碰妳的腹部，手指繞了下尖起的肚臍，妳能感受到胎動，小小的手從裡頭貼著肚皮給予回應。小姑僵硬地扯起嘴角，眼尾沒有夾出任何細紋。

從妳傳出訊息到現在，經過了兩個小時，妳先生的公司不遠，塞車時也只消半小時的車程。他們倆讓妳想到了自己的父母，一樣是相同的面孔和姓氏，血緣交纏在了一起，妳下意識地想迴避眼神接觸並在心中告訴自己，沒有關係。

妳開始責怪自己。

你們活在同一棟房子，卻有著不同的時區，當妳選擇以藥劑逃避某個漫長的夜晚時，他的性器同樣也在別人的身體裡，注射、擠壓、愉悅，有時後悔，愧疚感又旋即不見。

妳能想見他們如何愛撫和前戲，在老女人所住的那個家。客廳有套皮質的沙發，坐起來不大舒服，一些地方已開始龜裂，沙發上掛著有妳的全家福，妳將長

髮盤在頭上，粉色的旗袍好緊，不是妳的尺寸。老女人守寡後喜歡找朋友來家裡泡茶、插花、穿鑿附會自己獨自一人的不容易，以及唱家庭式卡拉 OK。

他們興許曾在老女人唱歌時交媾，妳這樣想。老女人特別愛唱王昭君，平日唱、假日唱、除夕夜也唱，她說楊燕的精妙之處不在詞的咬字，而在尾韻，要千轉萬轉的繞，繞的婉約而含蓄。

（朝朝暮暮，暮暮朝朝——）

草色萎黃，大漠的沙像酒肆裡的胡姬亂舞著、熹微的光讓影子成雙地在牆上浮動、昏黃的月還照著雁門關。皮膚好燙，燙的讓人意亂情迷，是昭君單于？

（閑花驛路長，問天涯茫茫——）

棕色內衣被解開扔到地上，像一匹臥地飲水的駱駝，雙峰露出還稚嫩的乳暈，汗水讓它顯得格外光亮飽滿有吸引力，嬌豔欲滴。

（一曲琵琶恨正長——）

不能結為夫妻，漫漫長夜，獨守空閨憶君王。妳正是那不入流的毛延壽，拆散元帝昭君。罪婦，罪婦董氏噫！

妳回過神，與他倆相視而笑：「我想休息。」妳說。

待他倆離去，妳想起了爸媽被帶走的那一天，一樣是個景緻蕭瑟的秋季，那時妳應當是小學二年級。破門而入的警察後來說有藥腳供出了爸媽的所在地，爸爸從沙發底下掏出一把上膛的槍，但隨即被射殺，心口蹦的綻放出血花，接著倒地不起。媽媽衝向妳，把刀架在妳短短的脖子上，刀子好涼，輕輕一划就能噴出如湧泉般溫熱的血。

「我真的會殺了她！」在妳昏過去前媽媽咆哮著。妳想妳是杜鵑鳥偷產在別人巢裡的孩子，現在母鳥發現了，把妳踢出巢外摔死。

妳最後一次見到媽媽時隔著一片玻璃，沒有化妝品和首飾的她老了、皺了，讓妳想到琦君筆下的五叔婆，矮小又乾癟，讓人唏噓：「妳真噁心。」她對妳說。當時的妳只一味地想媽媽討厭妳，便不再去探望她、不去打聽她消息。直到妳而立，才覺得她實在可憐，被爸爸用毒品控制的像具行屍走肉，獨自徘徊人間，也獨自死去：「她是不是故意讓妳過敏的？」董太太在又一個失眠的夜裡說著。

「我想她比我更討厭蘋果味。」妳這樣回答，卻已無從求證。

*

破水，妳的陰部流出清澈不黏膩的液體，似乎比預期的時間早了一點，護理人員將妳推入產房，說要先清理妳的私密處。妳的毛髮濃密，像到爸爸，長而鬚曲，和修剪一座鬱鬱蔥蔥的花園一樣，陰毛被一撮撮剃掉，露出光滑的表皮。

她們用布簾隔在妳的胸腔位置，接著讓妳側身將背拱起，雙腿向上彎曲。護理師說要像蝦子一樣，冰涼的針頭觸碰到妳的脊椎：「媽媽不怕喔，不會很痛。」接著針尖進入妳的脊柱空隙。妳不怕打針，那是妳自幼便熟練的遊戲。

「爸爸沒有來嗎？」妳聽見醫生的聲音，也看見坐在一旁的董太太。

麻醉劑穿過妳的硬膜外腔，到達蛛網膜下腔，讓妳的脊神經失去傳導功能，下半身因而沒有知覺。接著妳的皮下組織被一層層切開，肌肉與筋膜分離。醫生由外而內的切開妳腹內的構造，用手掌擠壓妳的子宮底，董太太告訴妳吸氣、吐氣，妳並不確定剖腹產是否需要拉梅茲呼吸法。

胎兒就這樣從妳體內被取出，妳覺得他好像牢裡的媽媽，又醜又皺。嬰兒被放在妳的胸上，原來剛出生的人這麼像猴子，周遭的人恭喜妳、祝賀妳，妳感到昏沉，彷彿能睡上一世紀。

夢裡妳看見幼年時期的自己，裙子還帶血。爸爸媽媽吸食過量時會倒在地上，扭動著身體搭配大小便失禁。有時在沙發上發作，留下無法擦去的黃垢和尿漬，也曾倒在廚房裡，媽媽的頭撞上牆壁，開始流血，和妳的下體一樣，妳卻只能抱著董太太，無能為力。

醒來時妳已回到病房，護理師抱來妳的孩子，教妳如何親餵母乳和清潔身體。妳讓小小的嘴巴對準妳的乳頭，開始吸吮，按照剛剛學的把手凹成 C 字形，往胸壁內壓後再輕輕擠。也許妳天生不是當母親的料，一個小時過去卻沒有半滴乳汁分泌。

夜裡妳被孩兒的啼哭聲吵醒，那聲音好耳熟，好像妳小時候過敏那樣，妳深知他戒斷了。妳讓董太太翻找行李，卻發現只剩下針筒，白粉和美娜水都已用盡，妳咒罵那對害妳焦慮的狗男女，接著在耳裡塞入衛生紙球，用棉被把全身蓋住，但那聲音真的好吵，讓妳無法入睡。

「妳可以抽自己的血。」董太太說，而妳正好是 O 型。於是妳將針扎進皮膚，倒抽出一小管還留有藥性的血，再慢慢輸進嬰兒稚嫩的手臂，嬰兒焦躁的神情逐漸減緩，鬆開眉間的皺紋和掙扎不停的軀體。此刻的妳像極了曾經的媽媽，幫妳用美娜水治過敏，妳的兒子比妳更早生病，妳閉上眼睛不去想，錯不在妳，錯不在妳：「他的誕生本身就是件不可饒恕的事。」

幾天後，妳和董太太開始尋思該替他取什麼名，後來妳才認清，作為生母的妳沒有決定權。老女人取了個俗氣又直觀的名字：福庫，為福祿雙全，金銀滿庫之意。妳無法想出更荒唐的人名，直到老女人接著說英文名字叫做 Cuckoo：「那是瘋子的形容詞。」董太太說，妳曾在英文考古卷上看過這題。

它源自於杜鵑鳥殘忍的習性，牠們將蛋產在其他鳥類的巢裡，杜鵑幼鳥的孵化期很短，往往最先破殼而出，初降生的牠會出自於本能地殺掉其他手足，不論是卵還是幼雛。而原本的親鳥渾然不知，仍繼續撫育，被巢寄生的雀型目鳥類體積較小，因此杜鵑幼鳥能長至鳥媽媽的數倍大，佔據了整個窩，仍不停喚叫討食，待豐滿的羽毛長成，離巢而去。

後來福庫慢慢長大，妳看見他開始會爬、會吸乳，頭髮慢慢變長，身體像絲綢一樣軟。妳仍需要替他打針，劑量不用太多，他眼神時而渙散、時而呆滯，妳感覺到他與其他嬰兒的不同，和妳一樣，幸好沒有人在意。老女人在百貨公司跌下樓梯後身體大不如前，經常臥床，這給了妳先生一個更好的理由待在那個齷齪的家，妳也有了藉口不回去：「要照顧福庫。」和董太太一起。

隨著能夠站立行走，福庫的五官開始不對勁，他一半長得像妳，另一半卻好陌生：「尤其是眼睛。」董太太覺得有些熟悉，卻又形容不出來。幾天後，腦海內深處的記憶回頭找上了妳。

妳固定拿藥的對象是個叫彪仔的男人，他曾經是妳爸爸的朋友。爸爸曾在閒聊中提到，他是個行事極為小心謹慎的人，只有每個星期日的深夜才能和他交易，因為那時路上人煙最少、最安全。交易地點他也有要求，按前一日中午十二點的天氣做變化，有晴天、陰天和雨天三個位置，這正是他能生存至今的原因。

妳身體差，但記憶力卻出奇的好，等能打工賺錢後，妳在下著大雨的星期日深夜找到了他，他驚訝良久，一是妳還活著、二是妳還記得他的藏身處：「癮會跟著妳一輩子。」他笑著說，用那一雙狡詐的眼睛。那之後妳便持續的跟他拿藥，持續了幾十年，價格已是妳爸爸當年的好幾倍。

某次妳拿完貨正準備離開，他說那天心情很好：「這些今天送妳啦！」妳只記得後來你們一起施打了藥劑，邊打邊笑，董太太說妳是發自內心的笑。接下來的記憶是一片空白，醒來時妳已經躺在附近公園的長椅上，睜開眼睛看見的天空是那樣的藍，一絲雲靄都沒有，不遠處的教堂還隱隱約約的傳出 Ave Maria（聖母頌）的旋律：「我死了嗎？」妳問董太太。

她躲在長椅底下啜泣著，像兒時的妳一樣。

「但願死後的世界如此平靜。」妳閉上眼，直到突如其來的大雨把妳全身淋濕，才背起破敗不堪的董太太，在暴雨和雷聲中，慢慢走回家。

＊

老女人同樣注意到了那雙眼睛：「弟弟有沒有想奶奶啊？」老女人撐起身子，妳將嬰兒抱起和她平視。她用手拉了拉小巧的臉頰：「媽，妳要趕快好起來，才能跟他玩。」小姑倚著牆說，胸口的衣服開得好低。老女人凝視著福庫，不久臉色變得難看，感覺她正在瞪著妳，和妳手中的嬰兒。之後妳不再帶福庫回去，說怕沾染病氣，聽起來是那樣的荒唐：「他全身都是病。」董太太笑著說。

時間過得好快，天地孵化了一個又一個的四季，白天時妳回到學校教書，晚上回家照顧福庫，他牙牙學語，能說痛痛和媽媽。妳告訴他董太太在這裡，可他看不見，他認為董太太是妳：「這樣也沒錯。」妳和董太太一起幫他洗頭髮、身體，和妳們沒有的陰莖。

妳不常見到妳先生，他起初很常為了看福庫回來，把小小的身軀高高舉起，福庫總會笑，哈哈地大笑。後來他變得越來越少回來，妳認為老女人告訴了他些什麼，小姑會在床上幫腔，接著退去他的睡褲睡衣。有次他在夜裡回來，拿了幾包未拆封的菸，眼神一直閃避妳和福庫：「沒有關係。」臨走前他這樣說。

他怎麼有資格原諒妳。

之後每當福庫疑惑爸爸在哪？妳便細說爸爸和姑姑的姦情；奶奶呢？奶奶那個老女人討厭妳們母子：「她想殺死我們。」董太太說。接著妳需要大量的白粉和美那水讓自己鎮定，有時候量控制不好會突然昏過去，醒來看見福庫坐在一旁，淚乾了，只留下痕跡，就像兒時的妳：「都怪他們！」妳抱緊福庫喊著。

接下來的日子，妳看見福庫慢慢長大，自己則逐漸衰老。長期的毒癮，和父母留下的隱性遺傳疾病基因，讓妳的老化比一般人快速，四十來歲的妳已需要使用尿布，這時妳已看不見董太太，但妳知道她住進了妳的身體，與妳合而為一。妳還能清晰地回憶最後一次看見董太太是在期末監考的時候，妳坐在講台前的高腳凳上，董太太站在教室尾，她出現在教室裡是件很稀鬆平常的事，但妳卻能清

楚的知道，妳再也見不到她了：「再見。」妳在心裡小聲說，知道她能聽見。是病好了，還是加重了？妳有著這樣的疑問，卻再也沒人願意回應妳。

某天妳回家，看見半掩著的門，下意識認為有警察闖入，握緊拳頭的手心出汗，猶豫一會兒，妳還是決定推門而入。家裡沒人，妳進到房裡檢查抽屜，東西沒被翻出，床上留著紙條，妳認得出那歪斜的字跡，潦草而扭曲，正好此時電話響了：「媽說不能讓妳毀了福庫，那等於毀了我們家。」妳想說些什麼，卻也知道他們會如何反擊。

妳想董太太了。

＊

妳覺得自己好老，許多人不解才半百的妳為何準備退休：「這樣有退休金嗎？」同事這樣問妳。妳先生定期會匯一筆錢進妳的戶頭，沒了薪水雖然比較吃緊，但至少還過得去。妳有幾次要求想看一下福庫，都被直接了當地回絕：「當然不行啊，大嫂。」小姑歪著嘴說，她肯定很得意，他們倆繼承了龐大的財產，日子每天都過得很滋潤。

老女人晚年的時候失智的厲害，被她最愛的兒子送去了廉價的安養中心。妳曾以法律上媳婦的身分去看過她，她坐在輪椅上，太陽曬著她的下半身，靠近時嗅到一股嗆鼻不潔的氣味：「媽媽，我大便了。」她笑著對妳說，妳轉頭叫旁邊的工作人員處理，久久沒有得到回應。那天是二十四節氣裡的小暑，路上行人身上都黏著一層厚重的汗，能沾蒼蠅，妳卻還是覺得骨頭寒津津的：「妳都只會幫弟弟！」老女人開始掉淚，此時的妳心情好複雜，不知應不應笑、該不該哭。

那個夏天老女人死了，被發現時身上裹著一件又一件針織的冬衣，彷彿世界進入了冰河期。

妳割開從學校打包回來的箱子，有教科書、雜物和泛黃的考卷，當時跟廠商討來想著長大可以給福庫寫。妳還發現了當初給學生們看的杜鵑鳥影片，現在很少人用光碟片了。

電視傳出氣象報導，一波新的鋒面停滯在北部海域，旺盛的對流帶來較大的雨勢，未來幾周都將會是陰雨綿綿的天氣。這時有人敲響了門，妳以為是董太太回來了，她終於回來了，便欣喜若狂的跑去玄關，轉開門把後，光一絲一絲的灑入。

妳還能感受到許多年前福庫曾與妳相連，臍帶一點一點地輸送著毒素給他，連乳汁都是有毒的。像是俄羅斯套娃，最外層是媽媽、打開是妳、再打開是福庫，印子一代接著一代的被傳承下來。那驚人的記憶力或許也源自妳的母親，難怪她到死前都如此地厭惡妳，也因此，福庫將他兒時所聽到的字字句句，妳所描述的场景，全都深深烙印在了腦海裡。

妳看著福庫帶血的衣角，此時的他身高已遠遠超過妳。替他脫下被扯的發皺的外套後進到屋內，倆人都沉默了幾秒鐘，接著妳問他餓不餓？想不想洗澡？

「他們不會再傷害我們了。」他回答，妳點了點頭。福庫的左肩有著一條刀傷，右側腹部的血剛止住，妳替他簡單包紮後進去臥房拿出黑色塑膠袋，回到客廳開始替他治療，和許多年前妳的母親一樣。

那一刻，妳想起了彪仔說的話：「癮會跟著妳一輩子。」正如妳對病灶的癮，病灶同樣構築了妳。

光碟影片的最後，杜鵑幼鳥拍動翅膀，扭著肥碩的身軀飛離不屬於牠的巢。字幕顯示牠將在不久後長成，針對同樣的雀形目鳥類、進行同樣的巢寄生，在同樣一個滿樹翠碧的時節，依循牠的天性，活著。